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目錄

廣東二

知府

同知

劉彬　程默

通判

李銓　杜宥

吳晉

知縣

道同　楊護

梁儉　董遷

殷貴　焦瑞

縣丞

彭椽

主簿

徐均

教授

王翰

學正

唐桂芳

教諭

趙撝謙

唐豫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刋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

廣東二

知府

肇慶府知府贈禮部侍郎王公泰神道碑

楊溥

世自漢以來有道之士有碑有位之士有碑用紀德善勲業聲名爲世昭鑑故肇慶府知府王公以子官加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有道宜位有紀述表之神道公諱泰字伯貞晉司徒導之後其先自金陵徙泰和高祖芳洲妣曾氏曾祖天隱妣劉氏祖臣則妣

彭氏考竹亭先生元福建行省照磨改吉安路治中妣陳氏繼李氏其先也公天資瓌偉樸度豁達自幼穎悟日記千言甫冠羣經諸史悉通大義發爲文章浩如也常從安成劉雲章受易盡得其蘊諸父啓翁僉憲廣西公往省之由庾嶺過蒼梧憩桂林及啓翁歿於崇慶乃浮洞庭溯三峽至西蜀復東遊京師足迹半天下而山川清勝皆在觀覽中一時賢士夫皆得與交游由是志意益恢弘文思益閎遠鄉里老師宿儒亟稱譽之自以爲不及也性至孝家居時妣陳夫人病侍疾晝夜不解帶湯藥必嘗而後進考及繼

母疾以官守不及親侍抱恨終身啓翁罷歸無子公
躬養之終身撫其孤女得所歸處宗族親戚故舊咸
有恩意其接人以誠信未嘗言人過失自奉儉約義
所當存恤者不計有無謫居安慶恬退自如所與處
者無不敬愛嘗曰吾所守者三言循天理而已洪武
壬戌朝廷聘賢才講求治道有司以公應詔　太祖
皇帝召問論及太極公備陳其蘊時天下應詔者五
百餘人　上御奉天門試經學及時務擢公第一且
命公次第其餘　上以為公論授廣東按察司分巡
雷州府海康縣試僉事會罷分巡僉事召還吏部請

改官　上曰江西秀才王泰頗讀書授工部主事時
工部尚書趙俊特爲　上所眷欲公與之講學公所
不知也既蒞事俊乃諭　上意未幾遭父喪去以家
故滯於謁選坐是謫安慶者十年戊寅以薦授瓊州
知府復以母喪去服闋改知肇慶其屢起屢躓如此
爲僉事至則詢民利害與革之上言振宛滯恤孤寡
防海寇革海北鹽法之弊開時呂塘廢渠灌東洋田皆切
時務其授瓊州父老聞之喜曰是先巡按雷州王公
耶吾屬有父母矣守將奏崖州黎叛請兵剿之公適
至謂曰此但黎人讐殺耳兵發則禍及無辜請以身

任其事乃遣廉吏往察之已而果如公言黎得免于兵諸洞感服凡令下趨承無後者瑶田歲三獲所入甚薄租皆給守土將士將士每乘其乏橫斂之公令民每獲則輸其租民遂免害奸頑之徒憚公嚴明陰摘其過竟無所得遂愧服郡民健訟一事或連十百人吏緣爲奸民不勝擾多亡去黎中公諭以理訟日以簡復業者萬二千餘口由是郡中無事乃修學政新廟宇學者興起爲南方最郡嘗大旱父老巫福禱之終不雨公曰是吾責也乃齋沐暴露禱之烈日中明日大雨而半舍外尚焦然公再禱之復大雨是歲

郡大熟及去官送者十百餘里既去而思之不忘其
政績也故肇慶將年七十有五乃以疾卒于京師承
樂丙申七月九日也配歐陽氏繼蕭氏子二人長信
仲直由翰林歷官吏部尚書孫男八人積國子博士
秋稑种秬稹稚穆詩文遺稿千餘篇

廣東潮州府知府王公源傳略

王源永樂甲申進士選兵科庶吉士授深澤知縣修學宮以造士築長隄以捍水勸民及時嫁娶而革論財之俗累上疏言事有旨召用至京陳時政得罪下獄會赦復原職益盡心民事奏免逋負草糧民饑輒發倉儲坐擅發逮理民爭先輸粟贖之時有蝗不入境雨不出疆之謠秩滿陞春坊司直郎侍諸王講說問王他顧源正色曰臣所講皆治平要道不足聽耶王為改容後改衛府紀善遷松江同知奏罷負租數十萬石去豪民釋冤獄以母老乞終養母卒居喪盡

禮服闋補郎中出知潮州府賜宴乘傳行下車舉孝廉黜貪墨修郡縣學立社學修廣濟橋除虎患築長堤報政進階從二品俸尋以七十致仕潮人奏留不得祠祀之所著有俟菴集書傳補遺家禮易覽及異端辨見一統志白沙陳先生謂吏於潮者多矣其有功而民思之唐莫若韓愈國朝莫若王源

高州府知府何公盛傳

何盛大興人由舉人爲六安州知州景泰初陞知高州府公明剛直抑强扶善興利革弊禁淫祠絕巫術自是百廢修舉所屬奉法又建讀書帷于府學之中以較士設排柵于城外以保障居民將有西寇犯境則激勵軍民裁捕有擒寇功云審理正陳演撰保民記其略曰郡城之外西北坊廂民多居焉景泰改元胡虜犯邊諸蠻效尤肆其荼毒高凉地邇廣西蠻寇越境必此先至時炭山賊來劫擄坊廂生靈血腦塗地者若干人郡守何侯隱痛不已乃召邑令談公祥

暨坊老莫進等于堂共謀立栅開塹密種刺竹以防
禦之策以工浩力寡恐弗克濟侯曰是非爾所知也
遂命民壯率其居民採木爲栅掘地爲塹繚以竹刺
侯躬臨經畫不憚勞瘁僅及兩月而完計七百九十
餘丈建鼓樓鳴柝以防晝夜設保民寧江靖江清江
四門以嚴出入賊知其然雖連歲鄉村流劫終不輕
至迨天順己卯猺半賊闇侯往述職又來犯城倚梯
欲從東入阻于刺竹栅塹之檢棄梯而退城郁均賴
以安

廣東南雄府知府劉實傳

廣東南雄府知府劉實在郡切切愛民適中官過郡有所索弗得怒叱左右猝之時侯役夫百餘人聞知遂大呼入擁實以去中官懾且益忿上言實毆之實亦言中官酷狀詔兩逮至 上親召至前面詰之得狀遂俱下錦衣衛獄鞫中官具伏罪實得白將出乃病以死實字嘉秀江西安福縣人由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歷浙江金華府通判順天府治中遷知南雄為人廉介寡欲不一毫妄取在官逾三十年不攜妻子所至環堵蕭然敝衣糲食晏如也及其得罪方見知

於上而遠卒士論惜之

廣東南雄府知府劉公實墓志銘　　彭時

公諱實字嘉秀號敬齋姓劉氏安成邑東竹江人本漢安成侯禮之裔曾祖懷古學行卓異與劉須溪先生爲倡和友祖尚賢考伯武洪武中以才能徵未官而卒以公貴贈承德郎金華府通判奉政大夫順天府治中母高氏累贈宜人公早孤賴母守節訓育成人年弱冠補邑庠生從吉水周學士功叙張貢士箎永受書經二先生見其聰敏所業日進亟加稱許以書中宣德丙午江西鄉薦庚戌進士第尋詔依親進

學踰二載赴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正統元年授金華府通判時金華連歲凶旱民多鬻妻孥輸賦公奏寛其征且設法爲贖其孥舊俗民貧親死不能葬者多棄之公嚴加禁止或諭有力者收瘞其俗稍變義門鄭氏役爲夫于山西甚病之公爲奏復其役至於興復先賢祠墓修葺學宮俱處之有方不以擾民民深德之歲辛酉應天聘爲同考官簡閱精當人服其公竣事至郡有富民以殺人論死獄成矣公疑焉密察其情蓋告者故爲吏實貧而挾潛殺三人以誣富民而奪之產非富民殺也立辨其誣出之衆服其明

決歲亢旱屬邑雩久弗應公齋沐一禱即雨所經行地雨復隨至一日行縣始出郊一狸迎拜于道行十里許復引類羣至且行且拜公下馬視之羣狸馴伏良久乃去嘗夕寢夢神語以公署將火公驚起至廳事火且然矣因率衆滅之其精誠感召類如此既九載聞母喪不越宿即馳歸居喪哀悴廬墓三年不家居起復陞順天府治中府事劇民頑公蒞以公廉凡所分理民憒趍之事以先集三載賜誥有廉介久著之褒景泰乙亥用薦入翰林修書天順改元復蒞府事九載績最陞知廣東南雄府至則刬吏弊蘇民瘼

抑商稅十之八九取其一二以修莆郡學不兩月克
完施爲有叙民忭以悅居無何以愛民故與中使有
違言交章入訴値朝廷勇於爲治欲别枉直遂遣人
逮之民數千擁道泣拜以送旣至事將白以疾終識
與不識咸悼惜之實天順辛巳四月十四日也享年
六十有六公性剛直少容行已峻峭意所與者無貴
賤一接以溫顔否則雖達官貴人必面斥之以故與
人寡合或勸之少貶則曰惟聖爲能剛柔合德自大
賢以下未有不剛而能立者自待益不變歷官餘三
十年不苟取民一介終始以廉潔稱所至惟一蒼頭

挑役未嘗以妻子自隨甘澹泊如寒素雖居不庇風雨與衣服什器弊陋不完一不經意人或迂視公而公之視人蓋蔑如也尤嗜經史其游公堂或出馳馬上輒展卷吟誦公退手一編至夜分乃寐有得即呼童挑燈起書之爲文平易雄渾時有高趣草書飄逸師晉體所著有元史略孝經集解小學集註春秋集錄持敬錄詩文稿藏于家

孝行知府沈君琮墓表

葉盛

君正統壬戌進士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三載進階承德郎封其父如已之官母妻皆安人既而進官爲夔州知府又改重慶皆以喪不赴最後得廣州以卒縉紳士夫君子率以用不究其才位不滿其德爲君惜且以爲君之官可及也君之孝或不可及也　天子亦嘗爲下令大署其家曰旌表知府沈琮孝行之門其稱爲君宜不以其官而以其行其所以重君又如此而敎孝勸忠舉一而衆得亦豈非　明天子之心哉君釋褐庫部恒擁車駕爲職方武選事無不治者

一時南京名德大老如魏吏部南齋陳祭酒敬宗司學士功叙皆與君爲文字交而尚書徐公琦以客禮待之廣州同嶺以南劇郡中使者求珠大將軍治軍旅適又歲午其間事有甚難而君處之裕如其於興學校美俗化勸農弭盜亦爲它郡最所惜者素稟清羸顔不任勞劇晩亦鬱鬱不如意以去比去民遮留之相與泣而別明年病稍加竟卒君沈氏諱琮字公禮其先吳人徙嘉興之平湖清溪里曾祖達之祖珍父昇母潘氏繼蔡氏其配盛氏君卒時年五十君幼穎悟與其弟監察御史璋齊名人稱兩奇童先後取

高科得官居父母喪相率結廬墓下不肉食者凡六年有馴禽瑞草之異事聞有司以肆既卒例不得旌君疏言琮不佞顧以及亡弟事雖弗果聞者義之蓋君為人卓有志操論道之行當自其實始孝弟忠信克躬以先家庭之間多化服者誨子弟皆秩秩有禮法可觀與人有恩意於平生故舊師友官長尤厚生養死歸或推及其所親至歲時饋遺終其身酷好學閑雖臥疾寫誦不廢詩文著述頗多有集藏若干卷藏于家嗟乎古昔盛時官人之法不為苟且必考諸其家必本諸其行吾於沈君乎觀之有以哉君之為

廣州予遂以巡撫居其上而林泉中特委董君君亦無負予顧予時方以迂愚取厭當道未及論薦之予既再出居庸會它都御史之名林幹者來而君亦以病乞歸都御史即解其任意固不在君也予也工賴
天子聖仁加保全以至于今而君獨不幸以死幸不幸其亦有命哉雖然予爲此文用志予愧亦以慰君於地下云

廣州府知府袁公嫌墓志銘　姚鏌

公諱嫌字景輝號恕齋方壯年時以布衣游迹江湖間爲文超厲卓越不作常語邑人未知公也歲庚子前侍御江西吳公秀尹吾慈一日試士偶得公卷於群衆中獨驚嘆以爲奇士公由是知名是歲公年二十五即舉於鄉辛丑連舉進士及觀政工曹日赴部供事唯謹大司空賈公俊私識之既而授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轉車駕員外郎皆耿直有聲守備中官蔣琮最驕橫嘗囑公以不法事弗聽蔣銜之反駕公以事繫獄年餘公論皆直公卒獲宥公名自是益彰

微後改南京刑部江西司員外郎最後改山西司郎中明刑執法稱西曹之最時大司徒孫公九峯與公爲同年又同官兵部知公爲深孫謂文選曾廣州有缺孫郎言于太宰耿公曰是無以易吾景輝者遂擢公知廣州嶺南大郡前守以贖贖敗事公既至敎令一新與小學堅每侵晨吏抱文案魚貫以進公爲指摘奸竇盡一以示須臾而蠹吏受成案而去噤不敢出一語廣民喜告訐者屬目于公公悉召其人訊之立得其是非狀皆匍匐俯罪堦下始而紛訴盈庭繼而訟者益少人弗敢欺公性度簡易率以嘻笑集事

然本剛勁不肯習諛爲可否其所經畫荷自信即上官欲撓之不可得廣爲城控引諸番際大海芘洋數千里雖物貨阜繁而中有隱憂公爲繕治城郭操練兵卒飭戒不虞衆或迂公其後佛郎機之變人始服公先識郡屬如新寧等邑半爲盜區公曰是未易以恩信懷也乃謀之督府次第舉兵取其渠魁誅之其後始懼而自戢公尤善理冤獄先是有龍游人王姓者與其甥同貨于廣其甥被市井無賴六七輩掠其貨殺之沉於海王訟之御史下府理官鞫其事反坐王以罪王叫號稱屈公從旁蹤跡之遂得劫殺者追

其贓皆實悉置於法又有旅客爲人謀而死分其屍在南門公亦密遣人伺之獲其人乃所嘗與爲伉者亦正其罪由是治稱神明按撫以公卓異言之朝詔進公階亞中大夫食從三品俸而税事如舊將以需大用也正德初既六載滿績適逆瑾欲以順天府丞缺償公冀得金三百兩公曰京兆丞顧可以賄賂得哉忤其意遂致政去去之日民攀送載路其後切切思公不忍忘公作爲詩文皆自出機軸鏗然可誦退而家居凡二十有七年日與三二數耆舊徜徉於山顛水涯絕口不言時事亦不涸跡於公府人尤以是爲

公難公沒於嘉靖壬辰距其生景泰丙子年七十有
七其先出漢之袁安子孫遷徙不常至宋咸平中有
登進士第諱元者爲新昌令就居礚山十一世祖諱
壽者復擇地始家慈谿曾大父諱智大父諱孟奇父
諱彬號赧菴以公貴亦累贈如其官

雯峰先生饒公秉鑑墓表

何喬新

嗚呼此雯峰先生饒公之墓公嘗仕爲郡守惠澤流于人聲績焯于時矣予不稱其官而表其[illegible]曰先生者蓋先生有德之稱爲士而有德功名富貴不足道也公諱秉鑑字憲章世家廣昌之蜥角里曾祖仲實祖文遠父希明累世不仕而以長厚稱母禓氏公生長巨室思以文學顯其身以及其親初從監察御史聶公宗尹受春秋又從教諭雜子濟受尚書發爲文章詞采爛然覽者驚異弱冠遊京師先冢宰一見許以國器且作文贈之曰它日埭塋昂霄必子也正統

甲子領江右鄉薦兩試禮部名俱在乙榜例授教職辭不就卒業太學時李忠文公為祭酒士之明睿者多在館下公獨與彭文憲公友朝夕相切磋學益進景泰三年除廣東肇慶府同知肇慶地險俗獷號難治公疏滌宿弊均徭賦繩豪猾惠貧弱境內以安郡部有羣盜侵掠至境上公督民兵敗之斬獲甚衆屬邑有奸民聚羣不逞欲為亂公單騎入其地曉以逆順衆讙然羅拜而散右都御史馬公昂征瀧水猺公獻平蠻策馬公善之委公城瀧水上其功于朝陞四品俸僉都御史葉公盛巡撫兩廣召公詢以時事公

其言盜賊所繇起與平寇安民之策葉公深然之用
其言羣盜稍戢僉都御史李公秉巡撫南畿聞公名
薦于朝欲以爲太平府太守不是用尋以葉公薦遷
知廉州府廉與交阯接壤連年用兵重以中貴採珠
民不勝困公規畫有方民以不勞又什伍其民教以
騎射有寇至輒擊敗之葉公上其功特賜寶鈔綵段
公痛兩廣賊勢日張民日凋瘵具奏監軍及諸將無
平賊方略所至惟事剋剝戰小勝則張虛聲以邀賞
大衂則匿不以聞臣恐數年之間兩廣盡爲盜區矣
章上權貴大怒思有以中之會公督兵餉遠出寇乘

虛襲城陷之衆咸以失守爲公罪坐褫職廉民千餘人詣當道訟寃且言知府文吏非守城者況以公事遠出城陷非其罪也乞還知府以活吾民府當道多忌之者莫肯上聞公歸家優游泉石以書史自娛又作義倉以賙貧乏立義學以敎宗族建雲峰書院與翰林修撰羅應魁講學其間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以疾歿于家年七十有四所著有雲峰集春秋提要春秋會傳傳於世

知府陳章傳

陳章字一夔華亭人少貧力學天順壬午舉于鄉會父喪家居敎授不出者十年御史天台陳選聞其名特就訪焉已而入太學爲司業耿公所器許成化戊戌第進士拜刑部主事或問公老儒也此何以處則誦周元公之言以對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將終身行之進員外郎郎中天津有冤獄逮繫百人詞連及大臣久不決章一往得其主者眞之法而餘皆獲釋尚書何喬新尤重之凡獄有疑與辯冤于理寺擊登聞鼓者必於章決之有不合者必反覆辨析當於

理而後已有御史按陝西以疾惡忤貴近繫獄章鞫曰御史非私也即罪不至于死貴近怨于 上廷鞫之議者觀望不敢決章抗言于衆曰朝廷清明茲事不宜手滑令 天顏咫尺可否在一言而連日齟齬公邪私邪衆知不可奪卒從其議遷湖廣按察副使未行坐原從卒犯法以舊官調瑞州府同知盡心事事人不知其爲謫者陞知高州府時方征雲爐大桂賊章爲檄招之降者十餘種任事者欲殺章力爭得止或遂請兵可撤又爭止之乃設賞格遣人四出招捕有降者勞賜而遣之賊遂解散移黃州府會御史

來勘事璽檄請雷州病瘴卒存爲人端重言動有則
喜爲詩與李西涯謝方石諸老相倡和出不以罪又
投荒以歿時論惜之

廣東韶州府知府陳公紹墓表

黃佐

公姓陳氏諱紹字用光所居對百樓山因以自號上世居台之銀城唐建州守請從饒三世孫德徙德生尚書祠部郎慶慶八世孫遠宋進士建炎扈蹕南渡遂家越之上虞云曾大父霈大父項咸有令德父述北莊翁式篤前烈以公貴封御史母嚴氏封太孺人公自幼穎異弱冠舉於鄉壯年登進士授廬州府推官以明允稱會守與倅不相能撫按使廉其事或以僚友爲嫌公不避竟直守府論疑之按召詣京師將首擢諫者適前倅謁銓曹懟妻菲或從史詣選郎公

不可曰媚人吾弗能也於是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嘉靖庚子崇明海寇嘯亂檄留都當事束手武臣失紀公抗疏請徵厲乃咸震襲力獻功辛丑巡上江西接彭蠡東抵青海賊故出沒置巡牌甲伍上下譏察江海廓清復命疏江洋便宜五事及文武庶僚臧否聞者嘆服壬寅之秋北虜大侵西人半為屠僇公慨然上疏曰宋時中國相司馬遼人戒飭邊吏令當詭咎哉廟堂肅然然自此不能安其身矣癸卯考最將行報擢部州知府公怡然赴任至則與民更始榜十餘事其大者曰清本源曰申聖諭曰禁侈佚曰

拆積猾曰輯盜賊一郡咸屏息而聽矣乃修張文獻墓新余襄公祠祀亭九皐父子以風之乃簡七學弟子員於濂溪書院若明經館為之師以訓迪之士民颯颯乎動矣已乃條革而事釐之俗故髫年納婦為之隱禁徭役以人一丁配糧一石貧民苦之改議丁配糧五斗曲江附郭里甲煩費為之務籍分日縮十之七郡堂就圯發帑羨捐罪贖葺之踰月而成民不知費韶民貧而喜訟得其情而捐其贖訟者感化英德有楊金者殺吳福泰賄吏嫁罪蔣攸文翁源池成鑑謀殺嫂姪飾偽牘冀倖免公一訊皆伏辜合郡以

為神明詔西界連州清遠英山徭人蟠據時出剽劫
公檄補徭官召諭賞賚申明約束於是諸猺亦皆喁
喁聽命令矣乙巳歲大饑公發粟躬爲校給迄無冒
得者民大稱便既而四月不雨至於六月公閔之徧
雩於山川百源曰某有罪降罰于一人罔以某一人
眚而移災於百姓日勤與痊暑溽弗戒忽感暍而革
時雷震電坐若假寐已復甦言及郡事而卒蓋是月
二十二日也嗚呼雨至而公逝公其以一身易百姓
之命耶聞者莫不流涕距其生弘治辛酉年僅四十
有五悲夫悲夫天道固若是乎公性孝友善承北莊

翁嚴訓遇二弟維縮尤篤居常醇謹沉默廉廉剛介不可干以私事有關緊義形於色居官廉慎卒之日衣囊書篋外無長物遇事審計不輕舉舉必有成交不妄與與者可死生壬辰下第將歸一友同舍偶病疫且殆公曰隨衆棄去如此友何獨留治療俟其愈乃行其平生大致類如此

潮州府知府郭公瀧傳　　郭一鶚

潮州太守公諱瀧字達溪別號一菴生而穎敏異凡兒性峭直端方不輕借人以色笑望之知爲有道長者甫弱冠補邑庠生年二十五中式鄉試十年成進士奉採　孝廟實錄錦旋東橋稱觴兩尊人前里族人豔羨之已謁選授刑部主政寃獄多所平反署員外郎以清介振聲四年旋擢浙江寧波守守一載以外艱歸服闋補廣東潮州守四明之巨室相望潮陽之商舶如織公守兩郡能令惟貲斂手舶稅絕不入私橐故兩郡人士迄今尸祝公亦以毓靜之性不善

阿當事坐失當事心飄然返初服矣致政之年纔及強仕公以經綸未盡之用施于家政一切纘承先封翁德意祭品儀節未定者家範約條未備者公手自勞畫斟酌著爲典禮世式由之會里有田數千畝兩姓各稱主而苦乏溝澮旁通遇旱澇即不支公疏濬之導之規摹于是兩水夾流十溝繡錯數千畝穰穰有秋而風氣亦藉以拱衛里族迄今賴焉公晩歲尤工詩文所著有家乘有寶和堂記楷書草書並擅一時年七十五猶日與族之長老里之先達爲五老會會郎以訓兩姪子孫世世協睦爲詞其用意忠厚如

此若夫宸濠之變虔臺王文成禮聘公代署府篆固守城池輯寧維桑俾維桑不知有兵甲當年已具王文成奏績疏中命有忌文成者弁髦公功不錄公曾不以介念也夫公才有餘于治郡而秩不足官有餘于二千石而家不足德有餘于里族而廕不足不足者補天之道也久之自定行且睹清白吏子孫漸次顯達以酬公生平是爲闡幽而立之傳

廣東惠州知府沈君垣墓志銘　　鄭曉

宣德庚戌析吾縣東北境縣平湖平湖多大族而清溪之沈尤著沈自吳與從清溪世有聞人太守石窻公琮謹厚有文御史青壁公瑋孝廉表宅里參政吾匏公棨三守壯郡號稱清沈參議一山公煉方毅秉禮封君汭阜公光明經博學參政龍湫公圻有吏材大尹山陽君堃深已愛民後先濟美世守家法淵源所漸濡發於君君諱垣字子完號鄧陽高祖昊曾祖封工部主事鼎吾匏汭阜其大父父也汭阜以君貴封大理寺左評事母倪氏吾郡貫都運使順女封孺

人君幼穎粹稍長沉潛力學端靖簡默不妄言笑治程朱易有名舉嘉靖辛卯浙江鄉試乙未登進士丙申除大理寺左寺評事歷寺副寺正日讞省臺獄持平恕律例有弗當輒照駁參駁追駁甚或圓審情理制決必平乃已已而奉

璽書錄囚廣西出冤民劉榮等七十餘人不為法縛亦不枉法轉讞奏當上晝如公議癸卯陞汀州府知府行至河間聞內艱哀毀幾殞比抵几筵以封君高年故輒婉詞愉色强自寬務慰封君既終喪當之官又輒懇請不忍旦夕去左右封君不聽迫之行不得已至京補守惠州府遂侍

封君留同數月不忍去封君又迫之行不得已攜老
僕二三人赴惠惠在嶺海間難治君政先風化廣闢
學宮最諸生修文行嚴御徒吏勾校簿案事至立斷
務得民情錢穀出入游以清平縣胥束手不能爲奸
郡人皆曰太守敏達會某豪有力宗黨皆奸橫凌鄉
曲持官府短長嘗謀殺鄰人莫敢發君廉得之逮至
即訊詞證明甚幷其宗黨咸底法李鑑者和平州盜
也糾衆倫負險出剽劫君設方略調兵餉言且剿賊
乃遣人入巢諭禍福鑑自縛伏罪支附皆解散君亦
不窮治郡人又皆曰太守明毅値歲侵民大饑且轉

淸窒或聚爲盜君發廪賑贍急爲平糴法通有無民得全活者不啻幾萬人郡人又皆曰太守慈惠君天性貞純表裏無貳郡中旱請雨即雨潦請霽即霽郡人又皆曰太守治行神固敬之蓋祝事甫及期而上下孚洽會郡有利病條上請督府議道中中癠卒於番禺館舍同年沈少湖大參素重君飭甸治喪從合得如禮惠人在會城者相率走哭太守諸僚檢君故篋圖書外無長物也君篤於天倫善事父母曲盡愛敬昆弟相與推殹取歉皆無間言兩兄蚤世撫其後甚勤女兄蚤寡無嗣迎歸禮事之餘二十年君贅抱

淳慤不喜紛華世勤耕織饒於布粟務崇儉朴澣衣
敝裘自甘粗糲歷官清愼所至資給于家其與人交
直道坦懷中無崖谷三族故舊恩禮隆洽周恤補助
不吝財力尤遜志好古博綜經史探討理數及論前
代治體人材及　國家遺文故事言之亹亹有條理
顧善韜斂人莫之知茶陵張文隱公嘗口沈子完名
章爲行可謂慥慥君子非知言哉君生於弘治辛酉
閏七月日卒於嘉靖戊申十月日年僅四十有八

廣東高州府知府徐公九思墓志銘　王世貞

世貞少嘗讀兩漢書槩想其世材之盛而最後獻考然大明公卿將相之業以為無愧色而至於循吏則未有能如朱桐鄉卓密縣者嘉靖中守尚書郎數聞同舍郎稱句容令徐公前後治邑九載其純白之行惠利之政當為天下第一然所為第一者以實不以聲當是時心沾沾自喜以異日不即死而有事乎蘭臺東觀之所撰述苟用句容令應亦何下桐鄉密而忽忽為事奪已而老且怠筆硯矣里居時有憾服而幣見者前給事中貞明則徐公之子也請葬公若乎

年而未有誌銘於隧中之石則以愼之故今日乃藉
悸史足下足下其毋辭世貞因悚然以計而問狀於
給事則曰得何容之政而不能悉也其他則悉之矣
給事去補兵部郎遷尚璽丞遂進爲少卿兼監察御
史督興河北三輔稻田事而余問以過何容從其父
老詢徐公令時狀縷縷不可指屈數大要云老人楝
髮來所見未有若公者公天人也明年少卿所督治
方張成而阻於中貴人移疾歸始具狀來請曰悉之
矣得之何容人矣余亦喜曰徵矣得之何容人矣公
之始至何容也疏服坐一笥與延見諸候人恂恂無

所詰難諸侯人出相語與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
其詰槖而治乎居三日公察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內
袠中摻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首曰爲一某親故某
事捕牒耳非有賄也公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
之法巳曉戒寮佐毋得擅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
其用事胥吏於是人人惴恐於法不敢有所舞公每
受訟諜必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從和處其不即和處
者面諭使之心服間一扶之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
至於武斷力兼之輩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徭科受役
預爲之期過期而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詰責之終

不遣一隷卒下鄉落隷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其類者多自引去公既益習民富貧與道里近遠諸顧役之輕重必以資其受顧而役者必以便即田更村罷得用身應毋使宿猾奪之諸賦長收賦於各區故未有定額司筭者得上下其手公聚之著籍一於冊以示各賦區雖至椎魯不受惑也邑故有賠賦米四百石公覈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爲累他運解費有輕重官故量資之黠豪趣輕而避重不相當久矣公已密得其槩要諸豪詛之神而俾劑之既定爲鬮使拈各以分去毋根色公恒謂郎 天子布

大惠安能入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公任無失所者公之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絓糈邑耳足跡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恒邑故稱最孔道輪跡輻輳取資於民不可計而公減舊額夫三之二馬三之一然無弗給者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算器食不以貴重故加益士大夫若公之質儉弗過望也有廢園廣輪數十畝公私率吏卒闢治無穢稅蔬果鑿池種魚開養牧雞豕客過宴飲不必他貸取諸官中而用之客更欣然爲醉飽去邑西距二十里東距白土

五十里爲衢衛車馬所踐塵土坌積可三尺許遇雨雪泥濘至沒股顚仆相尾公積顧役之羨甃石以道之行旅無所苦謳謠藉藉歲江南大侵民至屑榆而食而　上方祠薙竹宫多道中貴人方士醮神三茅山三茅公所治也歎詫曰吾民困至此而忍更驅之役或謂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公曰救災卹隣古道也隣民卽吾民吾何忍紓此而困彼援故牘爾引之金宿於府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公躬爲經畫諸使者攝公清嚴竟竣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役然歲侵益甚穀價踊貴丁中丞發庾米數百石使

平價而糶取其直於官公曰今流莩載道數百石之
幾何而徒以資糴者彼糴者皆豪也於是從時價糶
其半還直於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食其
餓者居三月報餓者起矣公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
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傍富人穀而取償
於倉公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罰攻賊者十七人禁貨
而逞穀者公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使民乃風流以
饑文其惡者咸惴惴相戒道更名不拾遺公於单赤
無所不極意而馭豪乃特嚴然不敢修怨於公視諸
博士弟子猶子弟也歲時課經術論說文義爾粥膏

油之費不乏而其鄙無恥者懲之又方於事上幾用此得罪時應天尹汰邑庚故當有席富人謀之尹欲以席市公謝曰賦長已備之矣尹有所任直時胥下邑索吏賄不得陷而訴諸庭公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幣徵教讀呂某公報謂呂某者惷賈人子不習書不足以辱侯聘尹逾怒而會丁中丞又他有所下治荒者闒略不甚稱公以意格之且不平價糴也而諸生見懲公者中以蜚語中丞恚公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公賢泣涕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曹有填溝壑而已中

丞意稍動下牒堦曰令不宜若等故且爲移之胡謬稱也衆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死於此因極序公救荒諸奇策與居恒善狀且詆無恥諸生謂彼不自知罪以小懲而巾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吏好以抗上自爲名移之便會中丞入內臺有所舉刺而公在刺中訾及公操直指使亦報命中丞要之同刺刺僅中考而已事下吏部尚書熊公浹怫然曰吾故聞句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刺耶考功郎邦彥具公前後薦剡語報尚書書諭中丞於外而特留公時謂中丞力不能勝

一縣令可怪也然公絕不以望中丞中丞亦內媿不復及公公旣以廉儉著聲其下化之民有華冠而侈服者出必遇責曰何以見令君爲具稍過侈必相戒令君知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部營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觴炙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毋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公亦揮淚曰毋以訓而背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廢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公生平不嗜肉食唯噉菜佐脫粟又嘗圖一青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

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文老刻公所書菜而書勤儉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肖公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已又立祠祠公四五所而其最大者曰茅山謂公息民於荒獨茅山之役巨故也公之在繕部議當築外城而城阯有犯陸都督炳圃者都督挾 上寵横甚人謂避之便公曰倒奴未滅何以家為孰謂陸將軍不如霍將軍乎陸噤不敢發圃分為二公出権荆州商稅舉舊額裁三之一 諸聽権者蝟集倍溢於故公屬其餘於藏曰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坂最堅而又最速役夫

不告瘝遷署員外郎以功實授爲員外郎督清源磚
廠舟北者毋論勢人達官必使附磚之將作大司空
吳公多鄉戚屬以司空意請皆不免曰此法也法且
自司空出遷都水司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
者與通惠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溢則泥濫爲田
患公議築減水牐於沙一使相接濟水溢則有所通
而不使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涸工成至於今賴焉
時司空進而冢宰倖臣文華代之尋督大軍平東南
倭所過張甚河渠郎迓送恒出境外幣餼充溢猶不
得一款色而公第遣一介齎謀訶之云郎有事於沙

濟不敢離也文華嫚罵投牒於地而亡何公以資重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公稱名令久獨不能名二千石乎公曰吾老矣安能役吾身以徼身外物陳牒於冢宰謝不乏任冢宰以爲高州更新守矣居一載大察吏冢宰司空比而欲絀公考功郎持不可乃坐公老令致仕公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令臥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非禮會不入官府跡可數也守令以時問政公言之無所諱於吏胥弊尤切聽者爲一舌族貧矣立義田以周之足矣立義學以敎之又擴田於學以給額伸同年之婦何㛐不能自

行為竭力資之又推以資邑族之貧而勵節者公於自奉儉不以老益篤衣絕臬帛然用施予故窮行覩廢丘之瘠得杜家山斥地招流亡授以牛種敎之樹秔相土宜通水利而率藏獲與之分功而耕皆成沃壤時給事長矣公慨然謂吾昔用之邑不盡而以施諸家若既已習矣異日毋忘用世給事拜受敎是故其居官首請屯田三輔興水利雖不盡究然識者猶日望之公既有年德貴至大夫郡邑舉鄉飲爭欲得公祭酒公為一之郡而已公生平無聲色好晚節會閭里集子姓童子歌風雅涯洛數章談說義理與故

彌容竟日居家久提學御史耿君定向按部句容
公政而仰之時誤傳公物故者耿君歎詫檄祠名宦
再檄貴溪祠鄉賢然公彊無恙也句容之民何公謨
月設醮迎釐於三茅祠下歲時訊問以爲恒公至年
八十五稍示微恙郎却醫藥不御曰有正命在寢疾
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於山之神
而公已瞑矣守祠道士夜夢公朱衣從數騎啟扉而
入嗚呼神所憑依將在人矣豈公以彼士民之專思
而精意有所流注耶公孝友天性重節義不屑然諾
彊直自遂信躬而行四歲失母劉安人未冠失父儉

庵公侃侃自樹立其奉大母周孺人繼母艾安人尤孝謹属疫痢大作相傳染衆二母病皆幾不起家人皆避跡去公獨身周旋其間卒以俱安爲諸生工屬文博通諸經尤精戴氏禮讀書樟樣庄農有耕而乞火者公時佔俾猶未已也嘗蒞一貴少年家塾遇驕佚子弟朴治之不小貸貴少年狎孌童麗甚故出而留之塾俾恣其側媚欲以試嘗公公厲色無所迕視以告貴少年曰是夫也鐵心石腸人也一老儒生捧所習經有饑色謁是少年盛而歎曰經獨爲彼不爲我公笑曰經非貴富人物也而所覬誤矣公與少師

夏公言同里自舉鄉薦以至謁選未嘗輕造其門及夏公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公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唯謹夏公從檻車中問而得之爲感泣故御史楊公爵工部郎劉公魁給事周公怡沈公束先後以直諫下詔獄公損月俸槖饘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坐與中人競遠戍公餽白金爲叵羅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然公有所爲以自遂其志而已不務爲名高故少能舉其事者

維風編

徐主政公九思爲句容令其政專主養民自身及僚

屬上吏供一切裁省行之三年上吏猶數橈之屹然不以撼也至六年乃定九年遷去邑舊有二簿一典糧一典馬糧簿歲敵倉有例金八百四百以啖糧判四百簿自取公聞遂躬往主收判簿不得取例金馬簿歲覘焉馬九百餘匹匹例一金公亦自往覘焉例金遂絕邑舊募民兵四百每兵十金公兩分之歲更番募止二百一歲省金三千邑當吳越之衝民疲於供公令官厩養鵞雞官池魚閑地圃之蔬至取供一不煩里甲歲自碎小而至數之省者胡啻萬計其養民如此右胡正甫烈余詩余聞公嘗語人曰吾昔筮仕之

句曲也甫入境邑中黎衆攔屬遮道迎迎我漸遝郊垌迎者漸夥無慮千萬計或擁前導我或擁後衛我更番與我已奉我堂上數坐坐我座已是千萬人者擁伏堦下無間倪旄呼號闐闐僉曰爾曰爺吾將悚然內省曰嗟嗟是千萬人者均之圓首方趾橫目噉吻我無以異也即皤皤黃耇亦相率而呼我曰爺曰爺彼蓋謂我為父母云爾也若何施而乃能當茲父母稱哉為之惕然深念者累夕　云呼孫公之遺愛若此此所以汲汲於養民之政而九年如一日也嗣惶任司空郎解紱與年矣甲子歲余督學駐句曲訣謁公

已捐館舍撤祀之名宦祠祥時境內蒸黎聞之歎呼
奔趨環而拜伏祠下者亦千萬計猶初任登堂日也
公之得民若此蓋感於此一念云爾今宇內受符爲
令者其入境時蒸黎依依之狀想大都若此日觀之
而悚然念者幾人哉又余嘗喋喋述公是語與策仕
者道耳之而悚然者可指數豈其目其耳人人殊哉
未之思耳誠思之人人有同然者在也予貞明辛未
進士尚寶司卿

肇慶知府楊槩傳

楊槩建安人進士萬曆甲戌知肇慶府醇和清介政平訟簡吏畏而民懷之羅旁之役督府令高要市[illegible]百令任之矣槩曰高州乃府舊馬馬必三四十金高要安得金三四千而令之市馬百乎卒減十之九縣人轉饟曰至山而罷槩曰至山稍一無備而以為戲必此輩也戒至河反令士自負之力裁浮冗郡中乃省八千槩節用愛民嘗畫十餘條條未行而卒時丙子八月也士民如喪考妣韓者亦望府門而哭哀詞至千餘章喪歸奔送為之罷市至今談之不容口

廣州府知府戴公科墓志銘　　林大春

公戴氏諱科字朝賓筠臺其別號也其先有大戴小戴者以禮經名於漢代有聞人至宋亳州觀察使璨始入仙遊其仲子諸從居莆之黃石東井數傳爲大理評事卞卞之孫子和復從惟新里之湖波所謂塘東戴者塘東之祖曰淑盛淑盛生允勉號遜菴有耆德享壽百歲即公大父也遜菴生別駕諱廷璋號竹居嘗舉於鄉爲循吏娶故尚書彭惠安公女以嘉靖甲申十月癸丑生公公生有奇質體若龍文遜菴公異之稍長從別駕公宦游四方遂劃然有冲舉之志

時習三禮或難之對曰此吾家故物也奚難及歸學益進鄉先達王筆峰先生奇其文召置門下乙卯以禮經領鄉書高第丙辰上春官主考殷少詹公夜夢巨人衣緋玉手書一卷曰戴子文好覓而得一卷入彀比折號果戴也聞者多神其事謂巨人或為彭惠安云已而　天子臨軒召對策上公得與進呈第是時策士言人人殊惟公以事君如事天對然契　上旨而廷臣所進四人已上卷　上覽頗弗稱遂輟弗更視公名竟置二甲第三說者謂使公策獲徹御覽當復睹漢晁董故事矣惜哉不遇尋以次除戶部主

事尚書拔之衆令偕予掌故一時章奏多所裁定後
三載考績封贈如制隨奉命督賦東粵與總鎮大臣
處正色不撓下吏莫敢干以私還報稱旨遷員外郎
郎中出知四川叙州府取道河汝從關中入蜀因遊
華嶽終南諸勝處有詩寄予未幾丁繼母郭安人憂
蓋公母彭先逝而郭亦以賢稱至是郭亡公方在蜀
未至會倭夷大舉入寇以攻興化城陷之士家多沒
於賊者乃賊獨以積善署戢門戒勿犯以故獲免然
別駕公亦在縶賊覺而釋之及公西奔還莆則家人
父子相聚如故因遂謀爲卜居計舉家遷楚楚之祁

邑寔別駕公故游地故公請移家焉時予亦抱先宜人之慼公特自永貽書訊予意同酸楚相慰藉良苦居二歲寇平東歸別駕公始卒遂首丘人謂孝感服闋北上遇予蘇湖之間泊舟江上不能別其年補知廣州廣州嶺南首郡也號貨財淵藪又積蠹所聚公至即與民更始示無黷於貨發奸摘伏如神僚屬下吏無不嚴憚公者久之有王提舉某者以部使見任故頗恣肆為奸利括吏民金以鉅萬計公廉得其狀收提舉大發其私藏沒入於官提舉懼自經死於是部使劾奏公敗公命吏詣還候勘會明年春正月太

計當事有害其能者遂疏免公官又明年勘至公復入廣後部使者按其私竟無所得然業已從計吏坐免士論深嘆惜之公顧無恨意為具葛巾野服遍歷嶺外諸名山過潮訪予踰兩月別去時予亦以杵時寀故避讒家居又值先大夫棄諸子絕無心於世事臨岐公乃手出本朝制書示予曰凡守吏被廢有枉狀者廷臣得與昭雪此某朝某年之詔也子如異日賜環者幸毋忘識于予心識之其後公頻有書約予重上羅浮而予亦時有問訊約公為武夷九鯉之會乃予徒忝薦書既未能行公臨別之教而又不果於

武夷九鯉之往也於心有餘媿焉然亦豈知公遽止於斯而羅浮同遊之約竟成虛語也悲哉公性嗜山水所居東黃地一匯疏泉種樹以爲未廣乃鼓枻中流至壺公山下誅茅通道卜築以居復躋攀絕頂轉而南面得一洞天時往遊焉猶以爲未至也又泛槎浮海環山四面縱其所之汪洋浩蕩莫知涯涘不覺恍如身世之在蓬瀛矣然其情若玩世而猶未能忘乎世故人大吏建節入閩者必造廬見訪或迎至省府咨吏治問民所疾苦公亦弗拒旨意或少關即掉臂不顧其介如此事父祖孝順處弟姪友愛則功以

下親屬雍雍如也然有過必嚴督之以見藏家子多循禮度晚建湖波大宗與東井合祠義取萃渙繇是科名繼起戴氏之族望甫中矣所著有遊岱嶽羅浮諸名山記及壺中集百餘篇其卒也以崇曆癸未三月僅六十耳林子曰嗚呼公今已矣顧世之論公者謂其立收按部私人於廨舍為遽好遊放也其不絕當道之請謁也為慢豈知破柱取張㴑古之人有行之者李膺是已廣州政暇不廢登臨至開山代木不傾非謝靈運風致乎不比寒蟬輒有陳託則杜密其人也若公者殆與李杜齊名江左並駕矣可為繩趨

天步之士道哉

雷州府同知劉肅菴彬序　　湛若水

劉朝請彬肅菴先生者羅一峯先生倫之友也一峯者狀元及第諭大學士李賢奪情起復之非落職者也彬字素彬與倫同師皆九歲及同授春秋於鄧公表年所或經年乃一歸以德業相勵鄉俗目爲迂儒戒子弟勿效嗤之曰羅古人劉古人且有欲破其交者倫詩有浪拍洞庭君山不動之語素彬笑曰君山豈足喻吾交君山靜而不動吾交動靜不違倫告之曰科名文詞皆淨洗而痛決之不使亂吾之念慮一意從事聖賢之學必至於成人而後已紫華與道謬

永貽身後嗤胡可以有盡之身而貽無窮之辱乎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此孔子所以聖也素彬曰一峯平生故人今墓木拱矣生平不滿五十其出處語默進退如是吾敢負一峯乎白沙先生答之曰別駕自審去就何與一峯也素彬亦吉之永豐秋江人貌癯骨秀心純正五歲而孤張宜人撫育之時從巫用覡靨關於祠察下謂十五出關時破覡名曰破關祈可生素彬默用石碎之宜人大怒素彬跪曰壽夭在天非巫所求天感母德吾自可生母宜安心勿惑異端戍成幸進士第授潮州程鄉知縣痛鄉俗之淫惡徹賄

場禁酒肆逐娼優出諸境民以不復破產立養濟院月給粟帛於境內之無告者廣園圃之湫隘因縲者不至瘐死部民王愼者德素彬直其誣軍數年之枉以黃金十五兩苞香茶中跪送以爲報素彬覺擲之去曰生汝者吾父母之心豈容報乎巡按御史徐琪行部至境閭峒賊潛去居民安堵開院無訟以羊酒獎勵之立三社學以教鄉之子弟置田入租百石以充社師之資民益慕德建濂溪書院東爲雲谷書院以祀元公文公考績赴部老稚追攀道左素彬曰若等毋慮吾行不出半年耳去任未三月鄰邑饒平賊

發城陷奔屯程鄉深谷中官民大懼時素彬過家即病聞之明日即力疾陸趨四日及境四野歡喧即自行軍布政陶魯軍衆邑小乞散之鄰邑以紓民困陶擒賊五百餘真偽相半素彬力爭民命不可輕陶不聽且曰君不亦嘗立功乎素彬厲色曰吾為民父母坐視子弟命絕何謂立功即白巡按御史雪其無辜者過半陶大慙謝病不莅事巡按御史周南葛萱皆奬勵之如徐然而無有能薦之者九年考績方伯劉東山大夏署云無能事之虛名有牧民之實惠素彬既去百姓塑生像於曾井廟又有立生祠於松口之

蓬瀨灘尋陞雷州府同知設施畧如程鄉士民亦樂趨敎拓地以廣學校新之靖戎伍之寃抑久弗伸者雪之以疾三辭乃獲解官而去民謡曰知府似爛泥通判似豆腐去了劉同知倒了雷州府既歸作小樓以居絕迹官府　武廟嗣位詔進朝請大夫以疾終於家年七十有七

太史論曰古之談交友者曰管鮑陳雷至矣然未知以道義相勗有如羅劉二君者否邪孔子稱十室忠信與躬行君子若素彬者豈所謂主忠信而躬行允矣君子者非邪余昔游白沙見素彬貌極古如畫中

人口弗道詞及爲政施設所至響應民慕之如父母

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豈謂是邪一峯名滿天下

而肅菴號不出鄉省用不究其學余故爲表而見之

廣州府同知程公默墓志銘　潘潢

子木諱某晉持節新安太守程公元譚四十八代孫世多聞人自篁墩賜宅履遷東關縣址今居荷池九世祖德裕宋翰林講書曾王父諱志文王父諱暄考諱仁以子貴贈奉政大夫廣州府同知妣汪氏贈宜人子木敏識强記湛悟磊烈有奇氣縉紳巨人交口稱譽之弱冠補博士弟子受業方伯羅山程公許戴禮已乃博習易象晉春秋古文尚書借方郴州行之游學王岐金焦間聞陽明王公名負笈千里師之逾年有得斂華近裏謙謙言若不能出諸口不問可知

爲先生弟子也嘉靖乙酉舉明經卒業太學備從大
司成救月中府禮度嚴整不以暱昧少替同舍生大
異之戊戌下第吏部銓公第一時元戎怙恩奏更選
格頗屬意子木將待以不次子木愀然曰吾曾附勢
者邪無已必以決去就會事報除廣州府同知廣嶺
外　府守倅頗闕詔征安南兵與貲帥子木從容諷
度民不知困甫至謁先聖畢目言風俗波頹獄訟蝟
興皆近學不講之故亟請祀闕府陽明王公之功巡
按御史以爲知大體特爲之黎負險憑陵崖中世爲
害公建策乘勝畫五指山爲十道分官拔險錯居民

於其中徙黎出外不數年且爲衣冠之域當事猶不
欲久兵中止士議惜之衙部禁梏兇慎勾稽身先吏
卒所至肅然嘗承臺檄閱實韶州庫藏守別著萬金
啗公以爲巳地子木廉知之即疏劾未議立法坊僥
盜監司避焉故新會令何某以不善事上官被斥公
上其賢必追復乃巳竟以是忤時罷歸道出南贛都
御史秋崖朱公昺少許可尤重公以不見疏用自歉
厚爲之禮而送之子木居恒不跡公門雖所知恥託
以子弟曰徒賊之耳晚築天和亭種樹千本悠然從
東廓羅山諸名流講學修德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疾已亟猶人授子姓一經曰後當從此中尋我矣等

為陳言也以嘉靖甲寅六月二十六日卒距生弘治

丙辰二月十有三日年五十有九

廣東雷州府同知徐公學周行狀

姪從治述

余從兄玄伎以先伯父行實一帙示余纍纍數萬言亦既縷悉矣然以余所聞伯父芳猷懿榘未易更僕數即是帙亦何能闡萬分之一雖然繁言之而不能殫不如其寡也伯父諱學周字尚文別號翼所乃贈奉直大夫五楓公之長子也次鴻臚署丞學孔次高唐知州學曾髫年見家有二量焉輒破其浮者徐氏出入無二量自此始嘉靖乙巳歲年十七忽兩足臃腫幾痼丙午從真如剎受業周毅軒先生之門會先

生齋有惟遷去公請易處之中夜聲震如雷則故齋
棟頹而牀桌盡虀粉矣先生歎曰曩者鬼物殆以全
我耶抵秋兩足輕舉如平生丁未補博士弟子員是
年婚婚之前夕所居災奉直公率公拜於庭風反火
伯母潘宜人奩頗饒公悉出以佐奉直公踐更之費
潘宜人無幾微郄色也戊申詩經主意成時季父高
唐公年已長奉直公屬公課之兄弟相嚴埒于父子
壬子伯兄諱行遠生辛酉文名籍甚竟紬錄考由是
盡發諸星家言讀之壬戌三月始慨然謂季公曰造
化生我與汝故不薄顧立志謂何耳是年季兄諱必

逵生甲子與季公並中式時奉直公方踐更邑大夫日行乎免矣奉直不可曰奈何以孺子偶德而弛擔鄉人踐更如故戊辰下第辛未爲乙榜第一人是歲冬奉直公疾革公哀號瘠毀凡附身附棺者必誠必信不以累兩季公也自傷不及一日徼升斗以養居恒痛甚庚戌又不售謁選試爲第二人得四川嘉定州知州辛巳蒞任是歲奉詔丈田彼中不知弓口算數爲畫法授之不數月報竣又差田之上中下而以次賦之又請減日算之半以甦貧者王於庫斗則庚用催法夫馬則從丁田分算之又去炭戶酒戶白蠟

戶官自辦解去魚戶木戶去鄉夫之役於輿從者去
夫馬長差裁冗馬十之二東道榮縣太遠則中設三
馬以節之葺城垣廨舍必發帑金不以役民造鳳頭
船十備水行罷尖山紅巖諸渡船之役于官者二百
餘不朞年頌聲大作時蜀鹽井弊孔乃用清田法清
之又用課田法課之竈戶更生而擔負給票一議貧
民尤尸祝焉壬午分校省闈得士爲最癸未朝京師
十月則有邛部之役初長官嶺栢死族人阿祭烏亂
邊吏告急奉臺檄往撫之與應昇起鳳畫疆世守諸
夷咸靖焉甲申考最贈王伯父如其官封王伯母方

太宜人封伯母潘宜人是歲建　兩宮　詔徵楚蜀巨材公親入夷島備嘗艱苦得中程者以還嘉州民啓不聞也丙戌復朝京師具條採運之難凡六以求異日完報之易凡三上之司空六難者一採廠二找廂三找運四運餉五水運六督夫三易者一折算二交納三銷算運章累牘情形曉暢司空韙其議即屬公具咨得咨星投撫臺須各郡邑郡邑歡動竟莫知亦自也是歲五月復涖嘉州會松潘遼卒所在剽掠至是俾公威名相誡無敢譁冬則有建昌之軍軍所過煩費公悉自給閭閻晏然守嘉州七年民質成者

長賦者朝入夕歸痛繩無名差遣若科斂民不見呼
擾者亦七年嚴郤茶貢歲例每歲約二千金而不以
市名即家庭讌語不及也丁亥拜雷州郡丞先是丙
戌上計天官課治最虛副郎席以須大事之竣也而
陟之會失功郎賄意適主選竟丞公時西川賢士大
夫爲扼腕公曰第我負丞丞何負我嚴裝趣辦乃先
各州邑會計所用度支金上之藩司藩司議減千八
百有奇派於民公爭欲自償州民聞之懼以累公一
朔走署篆張君輸數如額不逾日免檄下復還之民
去州之日民扶老攜幼車不得前爭肖像俎豆之事

載黃中丞紀賢去思碑中孤子舍依依修膝下歎絕
無南意會季公治潮陽以書來逆太母得書涕泣促
之行不得已十月至于雲陽力阻厌遊擊駐永安之
議又損陸卒之閩撫者以益守路畫五里爲營營爲
屋三椽聽移室居之營芟除地得墾爲業永不賦墾
多者與斬敵首同賞於是守路卒以寧居咸有固志
時撫社夫差爲擾建議悉罷之巳而攝守三月一切
鋤煩去苛栽冗剔蠹無異爲嘉州雷民之愛公亦無
異嘉州民與季公相勉無負郤金吏子孫而季公亦
益奮勵有聲粤中稱二難云戊子十月具代守入計中

途以太宜人計歸日夜拊棺慟幾絶者數庚寅南宮
成錄拯木功賜白金是歲徙居郡城南之報功坊有
芝生于庭辛卯夏服闋季父請偕往候除公以不及
躬太母湯藥堅不仕季公乃獨行秋季兄厠賢書壬
辰又薦南宮伯父望闕叩首曰　君恩渥矣老臣巳
不足備驅使是在孺子遂乞身上許之時年六十有
四也癸巳卒季兄之太湖乙未丧潘宜人戊戌再卒
之溧水季兄栽花兩邑茂著循良故其才品卓犖抑
亦穀貽有自也是歲季兄奏績賜　璽書晉階奉政
大夫甲辰以　慈寧徽號覃恩封南京吏部考功司

郎中如故偕伯父致政歸優游衡泌者二十餘年手不釋卷與儒生談文藝剖析道理如玉屑對田父量晴雨從故老譚少時事亹亹尤好堪輿與星家言築南州書院於鴛湖之渚累石蒔花課諸孫讀而時與仲父季父徜徉其間兩公相繼沒身肩後事代幼姪剏其家尋李公之少子復歿痛甚即推自置上材與之凡族人貧弗克贍者人與之田令自給遇婚喪必厚遺之平生不喜佞佛而好齋于病者藥之餧者食之裸者衣之暴者構之客至必飲脫粟麤糲取給而已郡邑大夫伏臘之外不一至室歲虛賓筵以待弗

得爲一弄往痛里閈長賦者之苦手畫便宜以干當事者每得季兒白糧平賦民運諸疏輒津津解頤爲加一七箸最後以民運事見斂於視漕者欣然曰兒以此罷官何媿乃父耶晚作課孫七章明明我訓有德者言辛亥臘日從王伯父墓視工歸一蹶不起永訣時家人環聚問所欲言公曰吾無言吾一生止清白二字子孫務世世守耳甫葢棺而學使者採邑士民之請祀於黌宮祖孫並光俎豆一時稱盛事云奉政公生嘉靖巳丑九月二十七日歿萬曆癸丑四月初四日得壽八十有五

汀州府通判李公銓墓志銘

梁潛

君諱銓字彥衡姓李氏系出唐西平忠武王之裔有諱某者官於袁其後自袁徙吉水之谷坪族最盛君曾祖公範祖務在父讓翁累世皆不仕而讓翁尤留於貲配周氏生君幼端重如成人性極穎敏稍長與其兄鎮俱有才名鎮舉進士於時或又勸君進取君慨然曰親老矣舍朝夕之養而圖榮宦於身如二親何遂專意以事親為務然由是其名益著久之有薦之於朝者召至俾歷事工部有能名丁母憂服闋來京師今工部尚書宋公聞其至即以其名上聞俾攝

主事事往福建所至介然不苟取毫髮時參政房公
安以爲未嘗見也疑而未之信遣二人躡其後察之
歷數郡其自持如始至之日漳浦縣縣令懼有連責
密以金餽君君大罵却之發其罪狀而去二人歸以
白房公房公大爲嘆異由是未還闕而名已聞於京
師矣以父憂去官復除改授汀州府通判旣至以獄
囚淹繫者衆按其無罪者悉出之旬日獄爲之空藩
省素聞其廉又知其敏於政如此遂檄君督八州冶
鑄錢匠時方盛暑疫疾大作君爲具醫藥給以饘粥
又爲禱於神病者皆愈民歌頌之然凡各郡分部其

匠皆小吏畏君名君又務束以威吏益不自安相與
誣搆之訴於朝逮之至君歷訴其情誣者屈服事遂
白還任汀州而卒時永樂癸巳年五十有四君爲人
儀觀甚偉修髯玉立善談論爲政疏通簡易常惻然
有愛民意其死也民尤悲之

韶州通判杜君宥墓表

王倎

成化五年秋九月十五日廣東韶州府通判致仕江陰杜君病且卒呼其子淵具筆札口占一書與予曰君知我我死假君直筆題墓上使後人覩之知我生不負所學足矣君卒閱月而淵以書來予既弔哭之乃爲之題曰君諱宥字叔寬八歲知讀書十五從鄉先生學易探賾索微爲文章根據義理正統丁卯大比君以母疾辭弗就母曰汝第往榮親與事親孰大君不得已往畢試有僮自鄉邑來君徬徨顧問母疾曰死且殮矣號慟馳歸踰旬而捷報至則其名已占

高等君泣謂所親曰此吾母志也名成而母弗及見柰何復號慟幾絶景泰甲戌第進士拜監察御史出[illegible]四夏僉吏屏息丙子與倪御史敬數十輩坐言事貶官海南英廟復辟起君知英德縣英德俗頑獷素號難治君揉馴之民知向化時傜寇猖獗邑故無城樹木柵爲固君患之朔爲之城民趨事恐後城成而寇適至躬冒矢石與民死守糧盡矢竭而圍不解乃選敢死士夜縋城下縱火焚賊所據民廬賊驚潰遁去邑素困交征君裁省之十二七八務誅求者皆慚忿忌嫉而民欣然戴君如父母未幾遂有通判韶州

之命招來流亡客戸占籍者以千數都御史崑山葉公盛時鎮兩廣檄君賓幕下練士卒給饋餉方倚君爲用而君已冐瘴癘乞休退韶民相率詣闕請留君退志益堅不可解比歸勑斷家事閉門養疴居一歲疾作欲藥謝醫曰吾其觀化矣遂卒春秋五十有五君平生負才喜氣性簡特與人寡合家居時獨與予及倪汝敬御史三人交莫逆汝敬最先出予在史館時君始舉進士來京師官憲臺翹然羣伍中卒以直道不容與汝敬同謫嶺表予時遭家艱既不及如師魯之從仲淹又不及如承君之贈志完恒竊自媿然

猶冀其躋而復奮以相與圖功攸終夫詎知其止於是也嗚呼汝敬之歿予既爲文以銘其墓今於君何辭百世之下此石不泐鄉之人有下馬膠西者萬一即予斯文而有考焉以彰君盛美於無窮予雖無似抑亦庶幾無媿於兩有道哉

惠州府通判吳公晉去思碑　黃佐

君名晉字三接豐城人也倅惠五載攝郡署邑者凡矣絕苞苴清壅牘吏弊拔根芟去而督礦榷鹽脂韋澳涊者易沾利垢獨君纖毫無所涅焉其崇文教則建先師廟於博羅邑學且造籩豆簠簋諸器秩祭煥然一新皆捐已俸民以不擾復創置賜乏田於首善兩庫以廣多士婚葬燈油之惠至於敬老恤貧旌賢表節鑿濠建橋又其餘事也城罹回祿叩禳返風民憂旱懸禱斯致雨誠且格神而吳人之難治者乎郡治密邇軍衛前此屬兵督屯如匪其人則專事敲朴

以延歲月其逋負千萬至有皓首羈縻莫能輸納者君承當道督徵之命推度利便簡易通融量其遠近本折隨宜向之逋負者十完八九而輸納者殆不逾日上既不失國用軍需下復不浚兵民膏血僉稱其貞焉嘗引年求去及上命致仕吾見頳邑瀕行八邑驢贈水手一無所取始終清潔絕利一源世蓋尠其倫矣時則民有八頌壺有十謠軍士皆攀轅遮道後立有曳韡亭云然與情猶謂必得吾言傳信來祀猗乎吾言奚足徵哉亦惟徵諸往事焉耳憶戊丁未蒞詹事府將君自錄事擢主簿嘗屬總言案者則夏少

師也夏以雙妻育於蘇綱者冊爲夫人援引聯梓督府銑者開河套數於邊圉綱視二胥爲囊橐而艾侍御朴則巡視太倉出入其門通利孔焉吾嘗詣夏夏出所製漁家傲掀髯得意謂河套指日可復邀吾和之吾句有千金不數陳平計蓋諷其貪也夏大詬怒將煩君往解吏皂皆言君與同鄉與夏不相往來是時吾已知君之異於人人矣比夏討咲吾去去之三日而朴與綱坐黃正大事納倉通賄下獄皆謫戍窮荒居無何銑與夏又皆坐邊與奴竄前後棄市而同鄉依附有卒於震賊者君以滿考得擢上林苑監左

丞庚戌秋虜大舉內侵營於良牧署肆其荼僇於是屬官遇害民廬被燹庶畊妻子以及牛馬騾驢財帛芻糧悉掠以去君即疏請蠲免徵輸甸民賴君以甦自是四署之地薦遭水旱輒爲奏聞停減而禁革奸弊省刑罰均賦役興社學立義冢撫流移節冗費疏不一上仁政大敷而惠郡施含弛張即其推也猗乎天下國家之大計敗於貪而成於廉曾謂柄臣所見乃不君逮邪詩曰貪人敗類語曰利令智惛此四海所迫以困窮也吾聞豐城東鄉有柏林馬君祖封君居之篤生御史中丞公始謀濟美夫柏有貞心勁質

特立高朗出坌蕆貫歲寒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儀之較諸草木之影於霜雪殘於兵刃者其胥壞也夫

番禺縣知縣道同傳

道同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洪武三年以才幹舉太常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性剛毅廉潔番禺素稱繁劇而軍衛尤強橫需求百出佐吏動遭笞辱前令不能堪比同至視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堅執公法凡事違理者一切不從由是民賴以安權要惡之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為懼時有土豪數十人遊閭里珍貨輒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即誣以鈔法人莫敢誰何同廉問得實捕其首惡械繫通衢以令眾諸豪請亮祖求辯亮祖召同勞以酒

食孫爲言之同厲色曰公爲大臣不當爲小人所使
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通衢被械者方曝烈日中
哀呼求免亮祖釋之又有富民羅氏納女於亮祖其
兄弟因怙勢凌人同按法治之亮祖又奪去復以他
事笞同同遂歷數其事而奏之疏未至亮祖亦誣同
抗訕先聞　上不知其由先命使取同首級適同奏
亦至　上以其職卑而直言大臣有骨鯁風特遣使
宥之竟坐亮祖罪二使同日繼至而同已先死邑民
甚悼惜之同性峭直器宇凝岸奉母備甘旨與妻子
同粗糲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嘗按一醫士罪當笞本

急欲得醫遣卒語同舍之同曰徐公亦教承嘉侯耶
啓之乃已後同卒於官縣吏有奉其主於家者出入
輒告有事卜之輒驗人或以爲神云

臨高知縣楊護梁儉合傳

楊護象州人梁儉泰和人成化間相繼任臨高知縣皆廉明寬仁深知民隱恤民如子自前後官未嘗有也邑役仕訓導爲紀其事楊令承累任苛虐之後政尚寬簡然能明燭下情事至先得其誠僞善惡必明審無大害者諭歸使更答思多感其言而中止者獄無淹禁而吏無賍覔民以爲便事事稱是初若無甚異政者行之數年民俗大安詞訟頓簡後以薦果去任新令梁來代之日百姓如戀慈母賢者縣門絡繹辭不能去梁嘆曰此無所爲而爲者可例也吾當一

屆楊君以慰吾民之心乃置一帙門下命聽者書名其上須臾帙滿持以示楊勸納所聽焉已而行車就道邑之老稚隨送三十里至舟次者殆千人深驚嘆問左右竟其所以及歸蒞事政累相倣而尤廉明簡肅民益信服中舉一事以例其餘若凡民詞非于大故但批詞尾付告者自行喚所告無不應期而至信乎如此餘可知矣無何報政大官歸舟溺於舖前海百姓聞之如悲親戚時任無一親人父老爲結魂帛相率海傍招魂回縣至郊外通郭服白迎至縣門通衢之左立廟安奉皆言無以報賢令恩[illegible]循俗人修

七七齋如報父母之事每七布署七七齋祀事之人一如人家所爲者褻事乃止此雖非吾儒所言尤足以見其感人之深耳吁二令之於民非有期功之親久要之契也且無復望矣而民之報之乃爾誠不知其所以然者也然而今日之民前日之民也而不見其然何哉未可以誣吾人也

瓊州府崖州感恩知縣東湖董公遵傳　凌瀚

先生名遵字道卿師楓山學時吾蘭多君子皆及楓山門爲先生友故先生自弱冠有志即慨然力行銳然不懈久淹邑庠江右胡東洲爲督學禮爲浙東奇士雖吾蘭多口皆合謀稱曰眞道學勿異也累不薦於鄉乃就業太學去司南昌府訓邵二泉蔡虛齋督學尤極雅重凡門下名士必令先見先生用剡薦遷掌溧陽敎又薦遷江浦令然不能俯仰於時上章仍乞文學掾移近養母顧益遠調海南感恩令踰年以終養乞骸骨詔許之先生天植耿介茹清苦砥礪道

循猾守有餘毋改錯追曲以從俗海內名公交游徧
焉異說紛起歷歷乎將不可振也卒不競無容少廢
楓山家法平生典學志道行在孝廉年十九而孤奉
寡母五十餘載如一日家苦瘠必備膏澤力衰憊必
敬扶持問燠寒食飲噓嘻如小孺子然病卧牀褥手
理汙穢不屬他人毋壽終九十五先生年且七十二
矣猶哀哀劬勞餐蔬啜水如初或曰禮過矣勿恤也
兩職教又兩守邑一介不汙其身投老之秋荒徑蕭
然叢莽衡門朝夕不謀也士奉情曲者滿天下絕不
干一人嘗有故人來僉浙臬素知其貧不遠數百里

延之謂之曰某大辟情矜法順吾爲君埋之出死入生數百金樂輸也先生曰貧自甘厲是惡可以汙我遂謝去噫嘻古所謂孝廉人也先生其眞無媿哉

陽山縣知縣殷君貴墓表

邵寶

君初赴陽山道出江西會予於按察分司三日而別予舉仲尼忠信篤敬之訓為君誦之君志素定聞余言益自信不疑君平生有天下之慮每論治必曰嚴明其諸區畫無巨細一於整肅見寬弛之俗痛叱之不容口君自十二入邑庠受經於其姑之夫都御史冰壑盛公退與其外兄江西布政使中齋秦公訂質疑義學日有進然累困場屋至四十二始膺貢卒業太學其為文雖時體必參古法曰不如是不能過人評品精覈不隨人高下此皆予所知及是為政往往

相類獨其識大進無苛察之弊與昔頻異陽山隸廣之連州古所謂天下窮處君能不鄙夷其民始至即爲講律令俾知趨避又大書爲善最樂四字印給之有兄弟爭田者做蘇清河故事反覆開論皆感泣去凡死囚必求生道不得已焚香告天而後成獄獄中設一響板約曰冤未達者擊之有所召集書片紙於門皆如期至數月間恩信旁達遠近胥術而君以勞感瘴竟不起君病時吏民禱無虛日又走百里求醫連州及其沒也市巷哭達於野君處事接物行以理遂止以理屈是非可否無少隱假與君游者始若難

合終則浃洽至數十年弗替君諱貴字南金别號堤齋世爲無錫人永樂間有以進士累官至雲南布政使諱序者君之伯祖也父縉君其仲子予嘗觀君論政似崔寔憂時似賈誼勤小物似江祿惇夫婦之愛似白居易篤朋友之義如李若谷落落廣輩中謂之迁者什人而九葢至於陽山而後信焉士之於世修之已難乎之人尤難固如是哉後之欲知君者請徵於是

靈山縣知縣焦公瑞傳　上元志

焦瑞字伯賢國初以武功隸籍旗手衛爲千夫長遂
家金陵爲人淸方愿勑不妄語弱冠爲應天府學生
以家督當戶生事甚窘藉受徒爲活然來請業者束
修之問必程其學而後受有終歲不受一錢者曰教
未有益也累試不第以選貢授靈山令時一條編法
已行十餘年有司以僻遠里甲之供如故瑞至首罷
之民始灑然有更生之望縣多叢篁密箐羣盜嘯聚
其中督府檄節推劉往勦之賊執劉將加害瑞率衆
往援賊見驚拜曰此眞吾父母柰何犯之遽斂衆去

乃拔節推還停斬且衆竟不上功幕府故賞亦不及焉嶺南去天萬里仕者率取明珠翠羽以自潤漁利之孔百端悉罷之有牛稅入滋多沿爲縣用亦罷之庫緡粟之費以月俸償之不支一錢縣產熊膽天竺黃花石諸物上司不時需索皆力辭百姓恐失之咸願輸以緩其怒固不從然竟其去亦無取盤山一物者時賊猶窺伺瑞處武備㢮弛檢諸兵日訓練之以銀爲射的中輒賞之由是諸兵競勸賊不敢近見邑上多不勤於業躬督課之日夕靡倦月試輒加賞勵由是人人自奮擢相桐國以效嶮急郡邵縣爭趨爲

刻深格衣塞道於是歎曰吾安忍以民命博一官乎遂以疾告歸徒步辭上司不復徼靈山與矣先是督賦皆出俸百金爲民代償去官未幾輸者滿額攝者盡以返之卒不納曰吾業已心代之不忍易吾心也歸之日囊餘八金半皆曩時射的也卒於途聞者惜之

香山縣丞彭公豫墓表　楊士奇

嗚呼古人所與共治天下者必擇士而任之凡內外大小百執事之職非士不與是以職修而治興後世雜刀筆吏與士並用至有謂士迂闊無益於世者夫爲士而不知道知道而不適用誠無益於世然取士亦察於其內何如焉耳可以什一遂廢千百哉若今香山縣丞彭公出乎士也其所以修於身施於人者皆有以發明斯道士果無益於世哉公諱豫字與志一字叔介吉之泰和人其先徙自長沙宋寧宗時曰惟孝歬關獻賦周丞相必大楊學士萬里謝諫議諤

交薦其才得官不受而去公之七世祖也祖某父某公自幼已岐嶷異常兒稍長讀書知以明道爲務初吳文正公以性命之學授虞文靖公以授鄉貢進士安成劉雲章先生公往從學雲章先生久而益有所得雲章先生歿益嚴奉先生之教動息語默必由於矩度手不釋卷茹素飲潔非其人不接也一時流俗亦皆目公爲强乖剌公既孤特獨倨而持之愈堅南雄守嘗辟公教官金州守奏公才行可用徵詣京師皆以疾辭後數年始就聘爲安訓導以上書言事擢香山丞香山在嶺南海島之間地遠而俗陋前之爲

縣者率[illegible]治公至一務寬施訓以善道久而民益
化服綠海諸衛屯兵暴橫爲民害往往擇民膏腴田
誣以荒廢據占自利鄰縣不能制公獨毅然曰此細
民所資以共公賦給私家者且奪民歟　上著在國
典有不還所侵田必執不貸兵知公不可犯聞所言
悉還之縣有大猾恒持長吏短長搖撼以騁前此縣
長吏皆縮手不敢詰公悉捕寘諸法奸宄斂跡海寇
常劫掠民婦女貲貨出沒倏忽不可蹤跡民苦之公
爲方略教民掩捕訖公去寇無入境者瀕海歲旱衆
禱不應公自外來曰豈有爲文具而能格天者乎即

日齋沐致禱越二日大雨浹洽是明年復旱公復禱雨亦如之縣民舍火且延及官廨公叩頭謝之反風火滅民習不樂學雖已久立學官生徒廩食十數年有不能通知詩書章句者公仍暇即蒞學督視諸生為之啟諭誘掖不數年有與賓興而發仕者民始知學之貴在官六年年已七十以老疾乞致仕既得請未行卒於京師永樂六年也公居家事親孝執喪三年不御酒肉人未嘗見其啟齒待族人自恩嘗嫁孤女振貧之皆曰此在我當然性簡淡無他嗜好惟雅愛其宗黨與先世手澤文字踰於拱璧嘗語其子若孫

曰知愛此則能愛身矣聞有存其先世及劉雲章先生片文隻字雖百里外不以寒暑奔走求錄遇鄉人子弟必教之禮義忠信嘗以歲時長縣賦里中教里民復其所生之姓者數家民貧不能輸賦竭己力代之輸不責償焉蓋公之所爲厚於民者初不待香山而後見已如使公之見用不止於香山又使士之用世治民皆如公之香山士之效豈不暴著於天下彼不爲公者不足言而公僅止於香山而已嗚呼惜哉

陽春主簿徐公均墓志銘　解縉

洪武戊午大學士徐均仕為肇慶府陽春縣主簿陽春故春州也瘴癘名嵩聞者惴慄每使者當按行託故避去由是縣豪得雄據為姦利縣官至受頤指少忤觸之輒死前後莫敢忤受頤指幸滿考稇載去均廉知之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叱曰何物大老復白此洞主老病家居宜就見叱曰若化外抑民伍也亟走來見不然且屠戮出雙劍示之大老聞恐懼乘板輿至叱使下拜不得已蒲伏熟視諭遣之即伺其語有異而府符下問之遂繫之獄均曰是其人必且

來劫獄戕吏士擽鼓角柵其私衙自帶劍挾弓矢披甲長嘯大老二子果各將其衆來聞之皆惴莫敢前詰朝舁兩大瓜安石榴十數枝致餽皆黃金大珠也均不一視即麾出械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竟受賕大老賄脫歸數至前所饋均再拒之發怒欲捕治大老震慄求府符調均攝陽江縣陽江亦小縣而均丁母憂去

廉州府教授王翰傳

王翰夏縣人洪武初以明經薦除本縣學訓導歷河南鄢陵縣學教諭永樂初周王保陞本府教授入爲翰林編修後調廉州府學倭寇攻城翰率生徒抗敵冒刃而死所著有敝帚集梁園寓稿子璵永樂乙未進士除工部主事陞遼府長史左遷蒙陰知縣致仕歸教授鄉閭後士進者多出其門孫玉正統戊辰進士除安肅縣知縣歷陞知大名平凉二府致仕

南雄路儒學正唐公桂芳行狀　鍾啟晦

先生姓唐氏諱桂芳字仲寔學者稱白雲先生其先始祖諱承䘏京兆人從宋高宗南渡爲新安太守子孫因家焉父元字長孺號筠軒博學攻古文名重於時徽州路學教授致仕先生甫十歲授業於鄉先達洪公潛夫之門日記經史頴悟絶人每篝燈夜讀吾伊之聲達旦雖隆寒盛暑不爲之輟敎乎公愛之甚每夜分以杖叩閤戶曰汝休矣勿過於勞也年十五侍教授公游吳庠受毛氏詩於錢公水村龔公子敬卒業而歸期待之甚至弱冠貢於有司不利客金陵

聘明道書院司訓再聘司訓于昇庠一時名公碩儒若李公青山其二子伯羽仲羽楊公志行丁公仲容李公晉仲陶公主敬接識之頃莫不尊重之而商確詩文咸加推讓後主句容杜叔良家塾監察御史楊公弘正以文行薦閩南教職御史曹德昭復催舉遂擢建寧路崇安縣教諭始至生徒星散學宇傾圮於是重修孔子廟庭建齋舍秘書彭公炳元亮爲紀其績築杏壇自爲文以記之師道嚴肅諸生雲集翰林待制杜公清碧擅知人鑑嘗曰內附以來崇安教官當以唐公爲第一人以滿代去御史安公止善再舉

入廣選銓南雄路儒學正未赴丁內艱先生居二喪號泣毀瘠若不能爲生嘗以報親未足買田附祀於西山庵又買田構祠於藤源奉祀事未幾壬辰兵亂蘄黄盜起挈家奔竄老幼匍匐僅全性命而已丁酉秋我朝龍興平定海宇天兵東下而歙之版圖先入職方氏戊戌　太祖高皇帝駐蹕於歙訪問耆儒僉院鄧公愈以朱升唐仲實名聞召對稱旨有尊酒束帛之賜鄧公嘗以稽羅之俾掌儒學秋丁祀事牲醴蠲潔禮儀嚴整值三獻未終郊附琛公均辭獻福受胙而稗卒遽攫其肉以出先生惡其瀆法蔑禮拉殿

酒顛 酒聖 酒狂

階上朗讀科劾之文左右莫不震懾爲先生危而鄧公尤加敬焉退居槐塘上爲宋故相程公元鳳之鄉授徒家塾買田築室爲終老計所居之園前列三峯乃扁其居曰三峯精舍按察司僉事三洲陳浩記之舊友僉事喜山公行部下車延見相與話舊酒酣先生大噱起舞太守李公訥命繪爲圖嘗私謚晉淵明爲酒聖陶先生唐無功爲酒賢王先生自稱酒狂唐先生凡歲時令節先生以圖像祭享設酒漿陳俎豆舉觴浮之不至沉醉不止或披衣哭泣歌笑目放識者以先生有托而逃蓋佯狂云門人吕旭特著以傳

於時居無何駙馬都尉王公克恭太守魏公均祥俾
攝紫陽書院山長先是書院在南門外燬於兵燹先
生度地於東關縣學旁凡構正祠三楹兩廡十楹門
屋三楹中肖文公像肖西山勉齋以配享焉宋理宗
朝賜紫陽書院四大字共二穹碑龜趺墮城濠中雖
經兵革而二碑巋然不毀衆以為復興之兆也至是
先生興翔果驗戊申太守胡公善暨同知何公翔卿
禮延於紫陽書舍開講壬子千戶唐震朱興卜築於
金瀛坊尊以師禮訓諸子甲寅夏復築室於烏聊山
麓故居舊址扁曰文壽堂日以訓子授徒為念雖蒼

顧白髮而游心經史以自娛樂是年秋七月忽嬰下
子夏左丘明之疾然而雄篇巨帙論議英發氣不少
衰毅然以道自任而不以疾廢當時士大夫學者翕
然宗之辛亥夏五月患腹疽卒子孫環侍作贊曰兩
仙清風千里白雲蕭然而逝年七十有三先生身長
六尺二寸美髭鬚雙瞳如點漆面如紅玉氣象邁老
而彌壯雖遭困躓浩然也每富貴客廣會酒未酣清
談娓娓議論風生座客傾聽不敢忤視人人畏服而
尊敬之其為文一以氣為主辭嚴而理正及其成也
神驚鬼愕意態橫出勃勃如春濤起涌令人歎賞其

爲詩清新流麗出語驚人而聲調格律鏗鏘瀏亮譜之琅然愜聽有武夷蒙白雲集略四十卷藏於家先生生平澹於利欲輕財尚義與人交洞見肺腑不事邊幅而性孝友最隆於敎授公敬愛盡禮先生留金陵崇安凡遇生辰嘉會必刻期而歸致遠方珍果異味以爲親獻於諸兄弟怡怡愉愉克勤友恭於朋友危苦則賙卹之患難則扶掖之以協於義先生行事之大概如此

按戊戌年十二月庚辰　上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璉者來見　上問之曰

長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饑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去後民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乎仲實對曰頗怨　上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爲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於一　主公聖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措之於袵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上曰此言是也

我積少而費多所給於民甚非得已然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等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　上曰有不便者盍盡言之仲實等拜謝乃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瓊山教諭趙撝謙傳

趙謙字撝謙餘姚人博洽經史時號考古先生洪武壬申由國子典簿謫任瓊山教諭造就後進一時士類翕然從之文風丕變守令為築考古臺於學右為著述之所尤精六書之學常著聲音文字通造化經綸圖學範歷代譜讚等書其五世孫宏翰上丘深庵書略云先生自蚤歲勵志聖學東游鄞台尋考亭墜緒歸而兀坐塢山萬書閣博究六經百氏因續武王諸銘并列四勿箴於座右嘗謂士之為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貴識字故曰六書明則六經

如指諸掌今六書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世莫能明遂纂考古彙肇述六書本義以提其綱維成聲音文字通以極其博及其終也會六經百氏於一心而約之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範以推所得於人天台林氏序六書本義有曰吾知此書包貫古今卓然特立其有功於先王也大矣西邸顧氏謂聲音文字通功不在孟氏闢異端下門人合肥王惠仲迪謂造化經綸圖張前賢未發之機啟後學旣迷之徑四明鄭氏序學範有曰學者以斯爲範當爲名世大儒信斯言也謂先生之學無功於聖門可乎洪武十二年 太

祖命詞臣修正韻先生應聘而出衆以年少黜之爲中都國子典簿時宋學士景濂爲總裁徒爲歎息而竟不能留明年又與僚友論事不合罷去放歌東歸益肆力於著述學者翕然宗之二十二年　朝廷搜訪遺賢先生復起時吏部郎侯公庸具奏　太祖曰朕知之久矣朕將老其才而大用之具啟　懿文懿文曰吾識其人宋先生每稱之然其所著書非靜處不能就其以爲教官翰林學士盧陵解公縉又謂與其班於　朝廷之上孰若施教化於蠻夷萬里之遠乃領教瓊山公爲文送之曰教官聖人之木鐸也吾

啻賢聖人於南海之濱又增一木鐸矣先生既至作
瓊臺布學範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雖將門子弟
及蠻夷荷戈執戟之徒皆知向風慕義而遠方從游
者若合肥王惠仲迪莆田朱繼伯紹三山鄭觀尚賓
歐陽孫一仲岳臨川吴均平仲輩爲最著由南海始
聞聖學而名世大儒寖出矣翕然文風被絃誦日洋
洋縣曾　太祖將以大用之不果而卒蓋洪武二十
八年十月一日永樂初年門人吾邑朱廣敬擢進士
高等以聲音文字通上奏　太宗詔藏之秘閣爲考
文重典翰林諸友自解公以下讀其書莫不悲泣公

既爲墓表諸友各賦哀詞盡傷其位不滿德壽亦不永而又幸其書之有傳也及　英宗纂修實錄以先生爲浙之人物廣之名宦是蓋大人先生頂修之時一以至公示天下非有私於先生也先生聞先生臨終手書別項之諸友曰予聞之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爲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其聚其散蓋皆理數之自然有不能自已者豈有所爲者也予之此身在太虛中如氷在水而今將爲水矣又嘗以造化經綸圖授王仲迪曰觀此以明其理寡欲以養其心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矣

易與中庸皆聖門傳道極致之言也而先生此四又所以發二書之秘故其臨終所得如此是即張子所謂存順沒寧蔡氏所謂安靜以還造化舊物者先生之見定矣大人先生不為暴白其事則天下後世又孰知先生之學為可傳乎

六書本義序　　澹園集

六書本義勾餘趙先生所著也先生名古則字撝謙好古博雅精於字學國初修正韻以聘至京年二十八耳而自信其說不為顯貴者所奪竟移疾歸宋景濂學士深知其人遣二子從之遊然不能留也居隱

山萬書閣輯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十二卷
童蒙習句一卷洪武二十二年召還嘗會解學士於
翠貲中語笑譁然傾其一座要人率目為狂生獨少
宰侯府大器之特薦於朝　高皇帝曰朕知之久矣
俟老其才而用之顧卒為忌者所擯授瓊山教諭以
行先生隨方指授一時名賢流寓者咸相推重敎以
大行稱海南夫子云踰二歲因進香入覲上其所著
書　高皇帝嘉納下翰林看詳當事者竟爲寢閣亡
何先生亦下世矣惜哉先生自謂聲音文字通自泰
漢以來所未有惜不可得家藏本義習句乃國初善

本楊生君既請刻而廣之并屬余序篇謂士於小學
困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也秦之吏人猶能諷爰
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於今而滅裂
甚矣昔人謂世無一物不識於書而實無一人能諳
其義良可嘆也此編自班揚以迨勝國諸家之說靡
不旁采獄究之如許慎鄭樵世所宗仰皆去短集長
而發其所未備雖去古甚遠而與文奇字猶可髣髴
其遺意學者觸類以求之詁經訂史糾謬砭俗皆必
有精焉惡能廢諸君既童年而知學志不後人觀其
所好與漢之通急就凡將者何異余嘉其意而爲序之知既

教諭唐豫傳

黃佐

唐豫字用之南海之平步人父奎字景文洪武初鄉貢授增城縣學教諭博洽羣書鄉人號爲唐書櫥有龜峯集傳於時豫生而穎悟少從翰林典籍孫蕡遊作詩文有古人風度性剛介無諂曲交友克盡義尤篤於孝作蓼莪亭以寓孝思主事劉履爲之記以古孝子不能過稱之自號樂潛學者稱爲樂潛先生時有平步六逸謂東皐周祖生南軒周祖念菊庵劉子羽芸菴何淮素庵劉子高及豫也皆德行尊嚴衣冠巖肅爲世所欽嘗相與定鄉約鄉人信守行之其所

為約曰嘗讀藍田呂氏鄉約千載而下藹然仁厚之風尚使然興起余等幸為太平之民可無一言以為鄉閈規範乎因立為約與鄉人守之庶存古人風致之萬一也其一曰供納稅糧民之職也收成後即便輸納庶使役人無違限之懲而鄉里有守法之譽諺不云乎若要寬先了官其二曰補解軍役必審其少壯當行之人不得受私賄官恐招罪咎戒之戒之其三曰冠禮當依文公所制行之庶見習俗之美其附賓束帛不必如古人之數飲燕之物不必過於豐盛財有餘者自當如儀其四曰婚禮舊俗先一夕燕其

子子必據尊席而坐以爲漸老之宴殊非禮也今後
止許設筵聚親子子不當據尊席而坐爲父當依無禮
命之庶不違古人之意其五曰禮曰父在子雖老猶
立今後爲子者不許坐筵者叱以辱之其六曰父母
之喪不得飲宴遠方親朋來弔亦待以蔬素朔望止
設饌一卓奠畢親朋止茶湯而退其七曰四時祭祀
稱家有無須及時爲之忌日之祭當以喪禮處之謂
祝後孝子哭盡哀是日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傳所
謂君子有終身之喪是也其請親賓散胙必待祭畢
而後令人相邀庶不分其祭祀之誠意親賓一請必

至無待再三也其八曰禮往來古之道也而冠婚喪葬又事之大者鄰里親朋互相輔助不可有失如此則鄉里和氣自藹然矣其九曰子弟當以讀書學問爲務孝於父母悌於兄長和於宗族鄉黨其衣冠必須嚴雅不得過於華麗若有賭博破家花酒無度者爲父兄當禁之勿使其至於大惡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念之念之其十曰居處相接當以十家爲甲其出入務相周知或有出入不明衆必體察之倘爲不善即呈於官庶免其累已上所言余等當先力行之不可徒責人而忘自責也苟或如此爲余等爲徒言矣

蓋因鄉閭所易曉者而裁制之使簡易可循也行之一年爭訟茂息久之頹俗漸革一時公卿間皆尊重豫布政參議陳薦懿其文行待以賓禮且贈以詩有百鳥羣中孤鳳凰之喻及贊改太常少卿去執手泣別不能舍謂曰鄉吾三益也其忍一日違鄉邪子豐亦有文行酷類其父號圭一齋遠近尊師之每訓誨子弟必使端立正坐出入規矩然後以句讀或尤其迂闊曰文藝末事耳苟不收其放心其何以爲受教之地邪正統己巳之亂避寇佛山爲其鄉人畫策賊不能入皆有集藏於家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終